



新 的 一 代

荒 煤 著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新 的 一 代

荒 煤 著

海 燕 書 店

1951

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40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發行人 俞鴻模

海燕書店

上海中央路24號211室

(134) [D 22] 6000 元

光華印刷廠承印

目次

童話·····	一
誰的路·····	八
劉伯承將軍會見記·····	一五
陳賡將軍印象記·····	二二
破壞嗎？建設嗎？·····	三〇
我看見了敵人底自供·····	四四
一個廚子的出身·····	五五
新的一代·····	七一
抬一口棺木回來吧·····	八五
模範黨員申長林·····	一〇五

附錄一	一二九師的三個典型戰鬥·····	三八
附錄二	敵記者關於神頭之戰的報道·····	三六
附錄三	幾個敵酋的自供擇錄·····	一四
後記·····		一四

童話

踏進了晉東南，你走遍了任何一個偏僻的農村，經過大道或小路，隨時都可以看見兩三個兒童在那裏放哨。他們的年齡大都是在七八歲到十四歲之間的，站在你底面前，不會超過你胸口的高度。他們衣衫襤褸，臉上很骯髒，並且拖着鼻涕，正如我們底都市人們口頭說的：「街上的孩子！」

他們大半正在頑耍，在路上頑石子，堆土，打架，練操，弄得一身都是塵土，嘻嘻哈哈的。但一瞅見任何一個人在不遠的地方出現，向那條路上走去的時候，他們會即刻有人站起來，抱着他的武器迎在你底面前，問道：

「同志！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被問過二十次以上，在高平到長治這一百廿里的路程中間。因為我穿軍裝，所以被孩子稱作同志。

「八路軍！」

有幾次不等待我底回答，他們已經先偏着腦袋看見了我的臂章，笑吟了一聲跑開了，仍舊頑去。

有時候，他們會站起來，停止了遊戲，帶着非常嚴肅得有趣的態度向左右兩旁一站，常常讓一個很小的孩子走上前來，熟悉而又拘謹地舉起小手敬禮，然後訥訥地問你，你過去了以後，他們還向你敬禮。

這些孩子統統是兒童團的團員。當他們底伙伴們第二次來代替了他們底職務的時候，他們就仍得回學校裏去，請那個在日夜校上課，兼任村公所的祕書，自衛隊指導員的小學教員替他們補課。

他們用孩子們的細心和天真，不放鬆任何一個敵人，守着晉東南的大門。

提到門，我忍不住要笑。走出高平縣不遠，在一個小鎮上，我曾很幸運地經過了一道那樣莊嚴的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穿着紅的開襠褲，梳一條尾巴樣的辮子，他站在那莊嚴的門前盤問我是從哪裏來往哪裏去。然後他才放我走過那門。我總忍不住

要笑，但被那兩旁繃緊了臉的四個孩子底嚴肅制止了我。那門，親愛的讀者，我告訴你，那是用四根高梁梗子搭起來的，正在不技巧的風砂中歪着一邊要倒。但我又爲什麼不可以覺得驕傲地走過去呢！設若你聽了解孩子們是那般驕傲他底崗位，你也會了解你有這樣的崗位也是應該驕傲的。

不過我剛走過那門，孩子們便手忙腳亂起來——門倒了。

用着孩子們的細心和天真，不放鬆任何一個敵人，他們驕傲地站在崗位上，抱着他們底武器，竟然好像可以阻擋一個個敵人。不過設若他們有了真的或是新的武器呢——說到這裏我不能不有些感嘆。

孩子們底武器是那樣的可憐！我爲什麼要一再說他們抱着武器呢，因爲武器都是和他們身子高度相等的生了鏽的大刀，再不就是高過他們頭的梭標，那也同樣是生了鏽的——祇不過是有一縷紅布襯着些微威嚴罷了。很少的孩子也有「盒子槍」。但是有一次當我問他們時，一個孩子率直地答道：

「假的！」

『能不能打開？打開看看！』我指着外面的木頭壳子問。

『能打開不就成了真的麼？』他倒笑了。

原來，外面的盒子和槍是生了根的，祇是一個木頭壳子的模型而已。

孩子們祇有生了鏽的武器，假的武器。本來呢，小孩子，又是放哨站崗，哪裏用得着什麼新的或是真的武器，不過，不會想到，他們就這樣也會捕獲漢奸，敵人的奸細。

這裏就發生過一件事：一個兒童團團員捉住了他的舅父，不論那漢子採取了什麼手段威脅利誘，都沒讓那孩子釋放了他，而終於被其他的孩子很快地叫來自衛軍，捕獲着而送到村公所去。是一個漢奸，被當地駐軍槍殺了。

孩子底外祖父和母親在哭泣，孩子卻和他的同伴在血屍邊歡呼他們勝利的功績。

你在講童話。有人聽了他一定會這樣想，因為事情是超乎他們底想像以外了。也許別有心腸的人還會覺得孩子們是被什麼弄得這般殘暴的，這是一件不順眼，不應該有的事情吧？

我並不是一個偽人道主義者，自然不會驚奇太小的孩子喪失了人性，竟會在血和死亡面前歡躍；但是我要說：我也絕對不會以為這是孩子們的幸福和快樂！難道血債要血債來償還這一事實，還須重複地說明？

好，我就在這裏給讀者講一個故事：

八路軍鋤奸部捕獲了一個小漢奸。這孩子叫白春生，是山西平定縣景廟溝的人，縣立初中的學生，不滿十六歲。在淪陷後被敵人捕獲着他和他的哥哥，要他們去受訓，哥哥反抗被打死了，於是他便進了訓練班。上的課程有什麼共產黨存亡與反共之類，晚上，在睡夢中被叫醒，敵人給他喝了一碗藥水；不一刻，這一個沒發育完全的孩子便興奮起來，而敵人就迫使他與橡皮淫具作性的行為。每天兩三次，沒有幾天孩子感覺得全身都像棉花樣軟弱。

以後敵人又給他一種毒煙吸，頭一次吸的時候，他昏了過去；不過漸漸就能多吸，一包十五支，他兩天能吸三包。而且吸了反而覺得精神又好起來，又想女人……。

這樣被訓練——以法西斯蒂的文明啊——了三個月，敵人派他出來工作，並且向他說，他回去了以後將再給他更多的毒物吸，還要給一個女人給他。

白春生被捕以後，每天吸那平常的香煙數十支依然不能滿足，每天流精，幾乎連路也走不動，臉色發青，瘦得可怕，簡直是一層皮包骨。

——這是總政治部一個同志告我說的。那天晚上，從他那低沉的聲音裏聽到了恐怖；漆黑的夜，起着北方高原的風砂，我們走在田野裏，我不禁感到一種奇怪的心底寒涼。

當我去看那個孩子的時候，他已經被送到遙遠的醫院裏去了，說正在極力救治，但不知誰在人羣裏嘆息道：『哪兒活得了，唉！』

世上有的是最會說謊的人，但他祇能有一張嘴。人類有的是聰明人，但他也只能有一個腦子。我們設若不相信這是事實，那末試問：這謊話能叫那一個聰明人相信，那一個會說謊的又能想出這樣聰明的故事來？

何況這樣的事還很多，你聽說過沒有：在遼縣戰鬪中有一個敵人用刺刀破了十二

歲女孩的下部，用涼水冲去了血蹟，而後再去強姦的麼？……

足够了，我不忍再寫下去。我們除了感到敵人底殘酷，——用盡世界所有人底智慧，也不能再找出其它兩個字來了——對於那些孩子們，那些在苦難中的孩子們還能說什麼？他們有什麼理由去放鬆任何一個敵人，不爲了敵人底流血和死亡而歡躍呢？

孩子們是不幸的，但祝福他們，他們到底在血污裏壯大起來了。

我敢相信，今天的故事在若干年後都會變成了童話，而被那一代幸福的孩子們驚奇恐怖地去讀着——因爲這事情祇能在世界上發生一次，而後也將永遠不再發生，誰也不容許的，連孩子都是。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在山西，潞城。

誰的路

路是我們人民開闢出來的，雖然每一個新的開闢者底腳都濺着鮮血，但我們底祖先倒底在廣大的和平的土地上，開出路來。然而現在，敵人掠奪去我們底土地，並且驅逐我們退出一切路來。戰爭起了，我們底人民在各個的路上流着血，而繼續踏着血蹟前進。

敵人底血和我們人民底流在一起，路上盈滿的血分不清是誰的，但路究竟是誰的呢？

『敵人佔去了我們的鐵路，有火車走是他的，沒有火車走的時候就是我們的！他佔了公路，有汽車走是他的，沒有汽車走的時候就是我們的！』

去年十月，在華北抗戰年餘的賀龍將軍回來向抗大一萬多同學這樣說，這種有趣味的語言使得那無比蔚藍的天空震動了，給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震動了。

於是十一月那極寒凍的冬天，一大批青年幹部：（軍事，政治，藝術的）跨過了黃河，爬上峻峭的雪山，就跟着賀將軍走我們底路，沒有一點猶豫和懷疑。

直到現在，無數的人渡過黃河，從後方到前線，從前線到後方，到冀察晉，到山東，到河北，到江蘇……假使有那樣的機會你是滿可以走上一趟的。我們有許多必需品：藥品，無線電的用品，蠟紙，鋼版，準備晚會不可缺少的汽油以及上好的化妝品，都可以常常到北平、天津、保定、太原，那些敵人正在『建設新秩序』的城市去買。總之，敵人佔去的路，他走的路，我們也能走。

敵人怎麼如此不謹慎呢，假使你這樣想，那是你蠢了。

我曾經在八路軍總政治部所舉行的敵軍宣傳品展覽會裏看到了護路的宣傳品，包含『皇軍』司令部的那些堂堂皇皇，威風凜凜的佈告，命令，以及其他種種『護路』『愛路』的標語，傳單，宣言圖畫，甚至小學課本，小說劇本等，統計一下，就有六十多種，紅紅綠綠大大小小簡直叫人眼花。而且，在北平漢奸政府機關報新民報上，我們從大號鉛字的標題裏看到了敵人底焦急：

『擴大華北愛路運動，決將設置中央委員會』

這樣大聲疾呼：

『各地殘兵敗匪，爲達到搶綁目的，不惜破壞鐵路施行搶劫，如此鐵路輸送大受影響，因之×××等路沿線居民及路局方面均合組愛護鐵路之組織……』

當然，僅僅這樣喊叫還是不够的，他們還須警戒；從敵僞報紙上可以知道，膠濟線的警戒是：『未先得到允許，任何人欲橫穿鐵路而過，日軍均予以射擊。』其他，我比較清楚的是同蒲路：敵人在沿線路旁，凡有橋樑或是相隔一定距離的地方，都建立起小堡壘來；僅僅能走一個人，敵人可以看見外面的人，把槍向任何一個想摸上去的人瞄準射擊，但在外邊的人卻不能射擊他。每隔一二十分鐘，還有敵軍乘手搖車來巡邏，以防萬一發生不幸事件。

一般說，敵人是相當狡猾的，他會把一切都弄得很周到；譬如在消極方面，他想到了許多方法來抵抗：高叫速戰速決的皇軍也開始步行起來，或有時乘一段車又下來走一段路，然後再乘車，在車頭前面掛二輪空車皮，拚着他挨炸。損失一列車皮倒底比

一列火車頭的損失還便宜些。有時在一列列車前後都掛上火車頭，前面被炸，後邊的車頭拖起跑，後面被炸，前面的車頭拖起跑；不幸中間被炸，那就兩頭火車頭拖起各跑各的，這樣，免得被襲擊。

可是，破壞比起建設來總是容易一些的。譬如同蒲路的敵人，到了下午四點鐘以後還是完全撤回去了，雖然有堡壘，但保不住在夜間，眼睛失去注意力的時候，或是在疲乏了打瞌睡的時候，也還是常常被中國人民、軍隊或游擊隊活活地打死在那灰色的壳壳裏面。

而且，曾經有一個工人破壞大隊，他們研究了一下，把炸藥埋下而必須經過一定的重壓到某種程度才能爆發，所以他們要求的仍如願以償：炸的不是空車皮，而仍是車頭或是載重的列車。

雖然，敵人有命令，限沿路居民「努力蒐集情報」，不然「嚴辦無情」，但剛說的那個破壞大隊就遇見這樣的事：居民他們相約，等到炸藥埋下，火車已經在前站開出一半的時候，居民卻去報告了；不過，敵人正在手忙腳亂地設法制止敵車前進，而

列車已經被炸了。或者，再湊巧一點，居民報告剛到，而列車被炸的消息也已使那電話鈴聲響得清脆可聽吧？

碰到這樣的事是相當煩惱的，過去麼，開來一批『皇軍』燒殺一通而去，倒也痛快，總算出一口怨氣。可是現在不行，皇軍要表示『仁慈』，不常常抱起一個髒孩子一同照相，滿臉有一種無可奈何的笑容麼？

於是新花樣來了，宣撫班下鄉帶來了許多圖畫——『一人愛路，萬人受惠』。（但是卻下令每家必須張貼一張，『無故撕去』，還要『問罪』。）兒童得到的畫報更多，多半屬於向皇軍報告游擊隊來破路，不僅爲『年少勇敢』，而且『有獎可得』等等之類的宣傳畫。並且由：

『北支道當局組成愛護村慰安演藝，施藥班巡迴京漢鐵路沿線……每站均逐步施行舉辦愛路演講，富有興味之演藝，皆於施藥施療之時盡量發揮之……』（北平漢奸報新民報本年二月之消息。）『鐵路當局均組織廉賣列車……將貨物滿載於販賣車上，在列車兩側書明愛路廉賣列車，其周圍並以小型萬國旗及宣傳文學等裝飾之，以